

ALL REN

〔台灣〕廖輝英著



人文藝出版社

愛情小說

窗 口 的 女 人

〔台湾〕廖辉英 著

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九年·福州

(闽)新登字05号

窗 口 的 女 人

〔台湾〕廖辉英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5印张 141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

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,000

ISBN 7—80534—176—1

I·167 定价: 2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朱庭月原是个典型的乖巧、平凡的女孩，一次恋爱失败，算命先生的一句话，就此注定她的婚姻不同寻常，她变成了攻城掠地的感情侵略者；她窥视同公司已婚的何翰平有日，最后使着法儿把他夺走了；何翰平的妻子芳蓉心中充满怨恨，便进行报复，要让朱庭月既得不到心上人，又弄得身败名裂，于是两个女人进行了一场难分难解的战争。何翰平对于芳蓉义深，庭月情真，无论如何取舍，都是负债者，失败者。朱庭月怀孕的事，将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，弄得复杂而诡异万分。他们的情结能解开吗？最后结局如何？书中所展示的感情世界云诡波谲，高深莫测。

每一扇窗子背后
都有一个等待的女人
窗口之下，是她们守望的梦

—

火车通过隧道的时候，车厢内乍然灯火通明。在刷黑与晃亮之间，游移着一种与朱庭月心境相近的幽微。

她从窗镜中睨视着隔了走道，坐在另一侧靠窗座的何翰

平。

她已经这样窥视了他半年之久。半年之间，千山万水的心路历程，正象这一程曲折、隐晦而寂苦的孤独之旅，无人与闻，无人存问，相反的，她必须规避所有的关怀与注意，默默涂写她一己不为人知的心曲。

说是不为人知，也许并不正确，因为，何翰平在这段期间，一直将他内心的自我挣扎，表现在和她的眉目追逐之中。

通过隧道，一切又豁然开朗。朱庭月默默将目光收了回来。坐在她身侧的丁文姗打了个哈欠，挪动一下身子，说：

“下站就是了。搭火车还真无聊，幸好是大伙儿一道去。”

朱庭月看看窗外景色，回说：

“我倒觉得满有趣的，天天上下班，看惯台北乱七八糟的交通和街景，有时能换换口味，挺不错的。何副理这样，一个星期回家一次，6天在台北，一天在乡下老家，好象度假一般，比我们这种单调的台北族生活有趣多了。”

“他太太和孩子一定不觉得有趣，7天有6天，家里的男人不在，能有什么趣味？”

朱庭月笑她：

“你是有丈夫的人，比较了解个中滋味，我可不懂。”

丁文姗瞄她一眼，别有意味地说：

“你啊，一肚子山水，骗谁！”

“骗谁？”朱庭月辩说：“浅滩见底，能骗得了谁？”

丁文姗笑笑，也不追击，略蹙蹙眉，说：

“要我是何翰平老婆，我就拚死搬到台北和他住，否则

啊，日久出毛病。工作，工作、工作又算什么？保住饭碗，失去丈夫，这样的女人，又算什么成功？何况，听说她只是一个小学教员。”

“小学教员，怎能说只是呢？现在要谋个教职也不简单啊，又是在省辖市。”朱庭月声音黯了黯，象是在和自己争持似的：“而且，何副理也不象你说的那样，真有什么婚姻危机，象他那种顾家的男人，有哪个女人攻得进去？人家这样离家上班，也有好几年了，也不曾听过什么事情发生——丁大姐就是喜欢过甚其辞。”

丁文姗转头正视着朱庭月，半晌，才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庭月，但愿你说的是真心话。”

正说着，何翰平偏过头，向她们这边做了个下车的手势。两个女人暂时打住了敏感的话题，不约而同都动手整理坐皱了的衣襟。

朱庭月今天穿了条紧腰身、腹前打摺的改良型牛仔裤，白色麻纱衬衫在前腰打了个蝴蝶结，素雅简朴之中，透着刻意修饰的设计。她把长发在脑后扎了条辫子，宽宽松松的，以掩饰那头细而不多的长发。

今天这场暗中较劲的初见，虽然对方浑然不知，但朱庭月却卯足了劲。因为，这是何翰平首次能同时同一场景中，见到他的妻子和朱庭月。虽然他未必存心比较她们两人，不过，两个女人站在一起，自然而然有了比拚的事实，象他那样敏感内敛的人，不会不注意的。

朱庭月曾经看过何翰平的全家福，他的妻子瘦削而严峻，五官鲜明，看起来是个有效率的人。而朱庭月自己，却是个皮肤白晰而五官缺乏棱线和角度的女人，她唯一的长

处，也许就是即之也温的柔和吧。

论到年龄，29岁的朱庭月和35岁的何太太相较，原也占不到什么便宜；但是，一个未婚女子和一个生养过两个孩子的妇人，身段容颜高下立判。何况，何翰平长年不在家，持家、育儿，加上有一份全天候教职的主妇，其操劳是可以想见的。

朱庭月那一身打扮，处心积虑抓紧了这个机会点，彻头彻尾展露出前所未有的新鲜。所以，在火车站乍然出现，工程部的李友昭便朝她猛然吹了个尖而响的口哨，嘻皮笑脸地说：

“怎么啦，今天改变形象，大突破？”

会计部的老大姐丁文姗撇撇嘴，不无酸辣地抛了个白眼过来：

“唷，跟谁比呀？打扮得象个小姑娘似的。”

她实在没有办法喜欢丁大姐，后者那种什么事都瞒不过她耳目的精明厉害，真叫人受不了。尤其丁文姗又喜欢以卫道的姿态抨击朱庭月的作为，更叫庭月无法忍受。一个女人，谈过恋爱，结了婚，经历过那么多红尘岁月，为什么不能了解另一个女人的寂寞和无奈呢？当她自己幸幸福福和丈夫儿女，坐在客厅看电视时，她能想象别人空荡荡、里里外外象千万只虫蚁在钻爬的骚然吗？朱庭月实在很想这样对丁文姗质问；可是，丁文姗的回答绝对是理直气壮的毫不饶人。

“没人挡你找男人，不过，要去找个没结婚的。那才叫自由。不然，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，也叫自由？那是掠夺，是偷窃啊。你换个立场想想，如果你自己的丈夫被抢呢？”

斗 丁文姗每次讲话永远不指名道姓，随便报上一则社会新闻，都可以供她指桑骂槐好一会儿。朱庭月不巧是她属下，座位不偏不倚又在她下首，十回有九回拉不下脸走开，只有洗耳恭听的份。

每当那个时候，朱庭月便恨不得离开这个她工作了10年的地方。薪水不多，升迁无望，何必又受这份闲气？可是，何翰平在这儿，她怎能就这样走开？

“走吧，难道你还坐到台中不成？”

丁文姗推了朱庭月一把。朱庭月往后一缩，带刺说道：“你先请，我哪敢走在你前面？”

败兴！朱庭月恨恨在心中唾骂。上个礼拜，决定到何翰平老家采枇杷，听到丁文姗也在被邀之列，朱庭月内心便无法畅快。丁文姗败兴还在其次，要命的是她那种随时窥伺朱庭月，又喜欢带针带刺讽刺的作风，真是令朱庭月如芒刺在背，浑身不自在。

然而，认真说起来，今天能够到何翰平老家去，还真得拜丁文姗之赐呢。何翰平的工作，和会计部息息相关，会计主任丁文姗只要有意刁难，何翰平当月整个部门的业绩奖金便没有办法准时发放，所以，即令是他那样不苟言笑的人，遇上丁文姗，也得多巴结一点。

提议要去何翰平老家，是朱庭月的主意，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；最接近的人，就是最不能接近的人……反过来说，似乎也言之成理。无论如何，她总得见他太太一面……可是，丁文姗会来，却大大出她意外。

朱庭月默默跟在丁文姗背后走出月台。7个人分坐两部计程车往市外走。也不知是有意或无心，丁文姗拉着朱庭

月，就往第二部车子坐。身为主人的何翰平，扶着另一部车子的车门，看着朱庭月她们坐进车中，然后自己才返身上车。也许是错觉，朱庭月仿佛在他眼中，看到一抹歉然和无奈。

就这样一个眼神也就够了！最少他知道自己的心意，虽然身不由己，有那无言的安慰，朱庭月突觉豁然开朗，心情大开。

车子才堪堪停在前院，屋子里便跑出两个一高一矮的小女孩，一路喊着：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朱庭月站在大门前，有一刹无法自持。她能够接受何翰平是人家的丈夫，却无法忍受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。夫妻情分可以割可以舍，骨肉血亲却是一体难分的宿命。仿佛一道墙，尽管早已知道，但真见着了，朱庭月却站在那儿，一步也跨不出去。

丁文姍扯她一把，嘴不饶人地说：

“走啊，难不成临场退却。”

一位淡妆妇人迎出了客厅。

乍见之下，比照片中或朱庭月的想象里要高大许多。也许又因为是高大身量的关系，所以看来相当严肃。

何翰平趋前扶住妇人的肩，笑着向大家介绍：

“我太太，叶芙蓉。”突然福至心灵临门幽了一默：“各位可以叫她叶老师。”

叶芙蓉笑推丈夫一把，似嗔还笑：

“这人怎么搞的？各位不知多有学问，还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叫什么老师？”

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老师就是老师，哪有不能叫的？”

丁文姗边应酬边把带来的饼干礼盒递了过去。

叶芙蓉大大方方接了，很得体地说：

“让大家破费！请坐，别尽站着讲话呀。”

何翰平蹲下，一手搂着一个女儿，左右开弓各自亲了两个女儿一下，才说：

“叫阿姨，叔叔呵，心欣、心怡！”

两个女孩怯怯地喊着叔叔阿姨。五官辨不真切象谁，倒是没有母亲那份威严，甜甜的，自有孩子式的可爱。

介绍的时候，朱庭月看得出叶芙蓉对他们几个耳熟能详，许是平常何翰平回家常讲，今天见面，她只不过把名字和人联一联、对照着看而已。

“翰平在公司，常常受各位的照顾，他回家常讲，我一直想当面谢谢各位。”

“哪里的话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何副理人挺好的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这些后进经常受他照顾。”工程部几位年轻男同事，接了丁文姗的话，异口同声地投桃报李。

丁文姗转头问何翰平的女儿：

“心欣，心怡几岁啦？”

“一个9岁，一个7岁。”叶芙蓉笑着反问丁文姗：“丁主任几个小孩？”

“也是两个，我的大罗，老二都11岁了，老大比我还高。”

“怎么不带他们来？”

丁文姗笑了笑，有些得意又有些不好意思：

“两个都在补习，一个补英文，一个上补习班——没办

法，升学压力，不补不行。”

“这样，您先生不就落单了？”叶芙蓉有意使气氛轻松，说了个自己并不擅长的俏皮话。

丁文姗哈哈大笑，说：

“我们是老夫老妻了，还在乎什么落单不落？何况只是一天半日，不象你们家何副理，长年在外，你放心啊，何太太？”

朱庭月一听话头扯到这里，便担心丁文姗用话削她，或向叶芙蓉暗示什么，一颗心顿时忐忑起来，人便燥热燥热的，连叶芙蓉回些什么都没听进。

还好何翰平适时解了围：

“喝茶、喝茶，各位看看味道怎样？我们自己茶园焙的茶。”

“何副理家也有茶园？”工程部的蔡姓男同事惊讶地问道：“如果我家有这些田产，我就留着经营，绝不上班。”

“如果你家有这些没用的田产，你就不会说这种话。”大伙哄然一笑。蔡姓男同事又说：

“有土斯有财——”

何翰平截断他的话，说：

“看什么土。”

叶芙蓉来请大家用餐，满满一桌佳肴，看得出相当费心、费时才张罗出来的。丁文姗代表大家客套，叶芙蓉说：

“你们赏光，我学了烹饪，英雄才有用武之地，否则都白学了。”

朱庭月一旁默默听着，看着。叶芙蓉的贤慧能干，真是无懈可击，每一句话都有学问，连一向尖嘴利舌的丁文姗都

说不过她，自己更是望尘莫及了。

有这样贤惠妻子的男人，会是什么心情？朱庭月心头流过这个问题，眼波不自禁便扫向何翰平。

斜坐在圆桌对面的何翰平，不经意也正看着朱庭月。接触到她的眼光，心下一惊，急急移了开去。

不知怎的，朱庭月觉得叶芙蓉的气势，远远罩着何翰平，也罩着她未可知的一片情感前途。

饭后在后园摘枇杷，叶芙蓉掩了过来，笑对朱庭月招呼：

“乡下地方，不象台北，没什么好玩的。”

朱庭月未料叶芙蓉有此一招，慌乱中，不自觉便语无伦次起来：

“这里也不算乡下——其实台北并不怎么好玩，我是说——”

朱庭月觉得自己越说越错，及时住了口，浑身不自在地僵着。

“我们翰平，平常日子一个人住在台北，不是看电影就是去什么MTV，听他说起来，还挺有趣的。还好他不跳舞，否则如果也和人去地下舞厅，那就不太好了。朱小姐平时也常看电影或什么的吗？”

朱庭月摸不清叶芙蓉的真意，但料想自己的心事她应该无从知晓，因此便放大胆子，努力从容地回答：

“我家住在台北，每天通勤，通过半个台北市，累都累死人，尤其挤在公车里，没位子坐，台北路况之挤，回到家人都快虚脱了。何况，我每周有3天在学裁缝，剩下的时间不好乱跑，否则，老人家总会嘀咕。”

“学裁缝？”叶芙蓉有些诧异：“现在成衣那么普遍——而且，学起来很苦吧？年轻小姐很少人愿意花这种精神的。”

“我有兴趣，我已经学了好几期啦，现在会做大衣了。”朱庭月甜甜地笑着说。

“朱小姐的工作不错嘛，难道学了要改行？”

朱庭月拿眼偷看一下丁文姗，故做害怕状说：

“可别让我们主任听到——我那工作，稳定是稳定，可是，太没有起伏和创意了。而且每天上下班，既耗时间又伤神，自己都没有什么时间做些喜欢的事。我常想，人生真是过眼烟云，一转眼，什么全过去，活也没活充实，过也不曾随自己心意，何苦！”

“朱小姐想得多，心窍玲珑。象我，还不是一天过一天，我比你好的，是上下班骑摩托车，比较不花冤枉时间，不过，冬天冷起来，风刮得人颜面疼痛，你是知道新竹风的。”

“叶大姐真能干，何副理就是有你这贤内助，才会这样放心。”

“哪里，一个女人独立照顾家和孩子，其实非常辛苦，我屡次要他换个工作，最少找在新竹或中坜，我们买部车，他可以通勤——可是，你也知道，找工作也不那么容易，尤其是要适合的。”

“是啊。”朱庭月嘴里虚应着，念头一转，换上欢快的笑容，抓住叶芙蓉的手，说：“我帮叶大姐裁两件衣服好不好？”

“那怎么好意思？你那么忙，不要了，朱小姐自己多做

两件才好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叶大姐如果答应，还是帮我的忙呢，因为我正好练习一下——那，就这样说定了！我皮包里有软布尺，顺便帮你量尺寸。”

“那不好，我手边也没有布料。”

“叶大姐信任我一次，连布料、样式、颜色，全权委托我好了——嘘！就这样决定，别嚷嚷，待会儿偷偷到你们卧房量尺寸，别让丁主任知道，不然没帮她做不好意思。”

她们继续摘了会枇杷，趁着大家哄哄闹闹的，叶芙蓉将朱庭月引进他们夫妻卧房。

朱庭月一脚踏进，迎面便看到何翰平和叶芙蓉的结婚照，微愣了愣，嘴里却说：

“叶大姐好漂亮。”

叶芙蓉说：

“哪个做新娘的不漂亮？”

两个女人一起笑了起来。笑声中量好尺寸，又先后掩出房间，正好大伙儿也正打算结束采收，各自拿了装枇杷的塑料袋，笑语喧哗地准备打道回府。

何翰平电话叫来两部计程车，大家拦着不让他送，他只得和太太孩子站在前院送他们车子开走。

车行途中，丁文姗有意无意地又是试探又是挖苦：

“你和何太太倒是满投机的嘛。”

朱庭月拿眼看向窗外，根本没有和她应答的兴趣，嘴里“嗯”了一声，把身子向椅背一仰，索性闭起眼来，佯做养神。

暮色不知何时，薄薄掩了一层，给人一种懒懒的感觉。

折腾了一天，朱庭月确是累了，正如丁文姗所说，她是存心去较劲的，不管胜负，卯足了劲以后的放松，的确令人够累的。

承诺要给叶芙蓉裁制衣服以后，朱庭月回到台北便开始全心全意地绞脑汁。她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设计高手，尤其又不愿意把这件事拖得太久，所以，找来几本时装杂志，没事便认真地翻看。

为“心目中的情人”的太太做衣服？想起来既荒谬又可笑。然而，难道没有几丝酸楚之意？

谁不想找个清清白白的人谈恋爱，乃至结婚呢？她朱庭月也不是天生轻贱如此啊！

翻着时装杂志，朱庭月再次为自己的居心辩解，自从把何翰平当做对象，进行攻垒以后，朱庭月便不断以这样的论点，做为自我辩解和自我安慰的疏解之道。

谈到结婚，在一年以前的庄克俊事件之后，她便彻底死心了。

那件事情，在局外人看来，也许只是“爱人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”的单纯事件。可是，没有人真正了解，朱庭月对庄克俊用过怎样的深情，她又受到如何的伤害。

28岁以前的朱庭月，是典型那种清贫家庭出来、乖乖巧巧而平平凡凡的女孩子。19岁高商毕业，由于功课不错，珠算一级检定合格，所以在应征她生平第一个工作时，很快便